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徐笠雲

灤陽徐笠雲，武世家也。父為固原提督，戰功彪炳，有聞於時。笠雲少即從軍，挽弓射日，躍馬雲，意氣豪放，不可一世。嘗從父獵於深山，臂鷹牽犬，縱其所如。忽有一兔，起於馬前。犬逐之不得，生發一矢，中其背。兔帶箭而逸，生不能捨，策馬往追之。入山漸深，兔倏不見。徘徊四顧，暮色蒼然。欲出山，迷其路逕。勉行數百武，覺離舊程漸遠。正徬徨間，遙見一老扶杖而來，鶴髮童顏，類有道者。既近，生揖問：「何路可出山？」老者笑曰：「君從何處入，即從何處出，奚問為？」生見其語涉機鋒，必非凡品，拱立道旁，意態轉恭，復詢山中可有駐足處，得以少息行蹤否。老者曰：「敝廬距此頗不遠。若弗嫌褻，請降玉趾。」因即攜杖為生前導，生自後從之。老者步履從容，生竭力接武，追隨恐後，幾莫能及。行二三里許，忽得一境，清溪屈曲，架以略，茅屋三椽，雙扉臨水。老者偕生過橋，以杖叩門。內有聲以應者，音清脆如鶯囀幽林。門啟，見一五六歲女子，素服淡妝，豔麗若仙。生不覺步為之卻。老者曰：「此老夫之弱息也。生長山中，不知禮數，以早失慈蔭，不免嬌愛過甚耳。」女子見生，俯首一笑，逡巡自入。老者肅生登堂。雖竹屋紙窗，而筆硯圖書，位置不俗。几案間多秦漢鼎彝，斑剝陸離，殊有古致。生疑老者為隱士，詞益莊。須臾，肴饌雜陳，山肴野，撲鼻香來。老者曰：「日雲暮矣，腹中得毋饑乎？聊飲一杯，以盡地主禮。」命婢取酒。婢以三壺進，曰：「不知客喜何酒。」老者謂生曰：「此三種酒皆非世間所釀。一曰玉液，以藥化玉為漿，味甘而冷；一曰花醞，乃百花醞釀所成，味清而冽；一曰天露，於山頂以玉盃承空中之露，法制為醪，味淡而醇；飲之咸能延齡長壽，益智養神。」生曰：「皆願飲之，俾得盡嘗異味。」老者笑曰：「諾。」乃遍之。生量固豪，終席無醉容，無失儀。是夕生即宿於草堂。

晨起，老者猶未出。散步後庭，自山下穿而過，忽得一圓洞。探身窺入，則見樓台亭榭，霧閣雲窗，別有一天，胸次頓為開豁。方繞迴廊而行，猝聞草際悉索聲，一兔突起如前狀，諦視之，箭猶在背，見生急竄。生步逐之。兔入一亭，逕投女子足下。女子曰：「此吾家園中所畜兔，胡為被人流矢所傷？」抱兔拔矢，立敷以藥。蓋女但知顧兔而未見生也。既而置兔於地，回首見生，不覺紅潮暈頰，斂衽作禮。生亦進揖，並索舊矢。女曰：「此君物耶？」生示以幹上所鏤己名，為述昨日事，因此迷途。女歎曰：「此兔引君入勝，殆有前緣。」繼自知失詞，俯首不語，薄佯羞，益增其媚。生至此妙境，形神俱喪。然不能久留，辭女而出。

回至草堂，老者已在。詢何往，以遊園對。老者曰：「此小女消遣之別墅也。曾觀其舞劍否？」生曰：「未也。豈女公子亦好武事乎？」老者曰：「小女別無所好，獨喜劍術，幼時居秦，來一海外異人，授以一劍，雲是純鋼煉成，術成後人劍俱杳，然欲用時，彈指即現。君若不棄，當令盡出其所长授君。世方多事，他日即不宣力於國家，亦可恃以防身。誠精此術，出入於刀架叢中，無恐也。」生再拜而謝曰：「此誠生平所願，求之而不得者也。」

須臾，女至。老者代述生願學意，生即下階執弟子禮。女謙不敢當，但曰：「此非一時所能驟幾。平日盤旋此劍，當如宜僚之弄丸，令觀者但見劍光，不見人體，然後謁我，爰面授以舞劍諸法。」生習之三年，專心致志，不敢或懈。一日，劍光乍斂，女立於前，笑曰：「孺子可教也。子今外功已成，當求內功。」乃授以吐納呼吸剛柔變化之妙。生習之。又三年，遲速隱現，悉隨其意。一旦忽失劍之所在。異之，叩女質其故，並陳思父情殷，歸鄉念切，急欲言旋，以奉甘旨，藉以上慰高堂之屬望，否則學成亦復何用，情詞綦摯，言與淚俱。女子曰：「此固人子當盡之職也，安敢阻君歸程，以絕孝思。明日稟之老父，當送君行。劍已在君臂中，即以贈君。惟他日如遇方外，無論緇流黃冠，勿輕用也。」

翌晨，張祖筵於後園木末亭。其地水木明瑟，風景宜人。酒半，女子出捧觴為生壽。生飲立盡。洗盞更酌，即席屈膝半跪，以奉女子，女亦不辭。女欲言中止者再，送生至園扉外遽入。老者偕生乘蹇驢出山，至前日射兔處，揮手告別，曰：「君可從此逝矣。自此一去，無相見期。如或念我，可於今歲中秋至長安西門外里松林下，自有所遇。」言訖加鞭，絕塵馳去。

生歸，父將去任，正在束裝。驟睹生，不禁喜極悲生，涕墮胸膈，曰：「當年不見汝還，遣騎四出覓汝，何處不遍？意謂汝已飽豺虎矣，不料猶在人間耶？」生略述所遭，眾共歎異。有曰：「此殆劍仙歟？子習是術，雖不得仙，亦近於俠。」生父恐駭物聽，囑生秘之。

生以老者約非無因，於中秋前數日蹣跚西郊，冀得一見老者顏色。中秋日適值狂風驟雨，松林中不能駐足，乃乘輿往來其間。日將暮，消息杳然，倦將返矣，忽見虬髯健僕，駕一車至，繡下垂，僕人停車四顧，若有所俟。見生，猝問曰：「此間有徐笠雲，君識之乎？」生曰：「僕即是也。何事相覓？」曰：「有一書奉投，專送小娘子至。」僕即向車前稟白，女子奉書授。略睨之，皓齒明眸，天人也。生讀其書，知為山中老者所寄，中言：「本欲以弱息奉箕帚，永侍君子，惟因劍術已成，將登仙籍，不願再履塵世，今特送菡香來，以了前緣。菡香，老夫之姪女也。識字知書，深明大體，必能內主中饋，外相夫子，克興其家室。世無用君者，君術勿輕試。三湘七澤之間多異人，或可居也。學道有成，四五年後可一會於峨眉山上。幸勸前修，君其勉旃！」末署「贅翁呂端奉書」。於是生始識老者姓名。迎女至寓，僕即辭去。告之堂上，然後合卺焉。

生旋登拔萃科，以選用知縣，出宰湖北。時有幼婦與僧通，謀殺其親夫者，僧已逸去，無從緝獲，提婦研鞫，婦堅不承。婦容貌妖冶，言詞宛轉。堂上下聽者群言其冤，撲之如擊敗革，初無慘容。生疑之，姑命幽之囹圄。逮夜方治文書，倦甚，隱几假寐。忽覺窗隙颼作聲，燈畔旋風起，盤繞不定。生異焉，投以案上硯，一人植立於側，禿首而寬袖，僧也，目灼灼如鬼狀。生詰問：「來此將何為？」曰：「特來刺君。不知何以不能隱形，難以下手，此殆天數也。請即置我於法，我即婦之所歡，手刃其夫者也。婦實不預謀。士君子斷獄，毋枉亦毋縱，君其識之。」生呼眾至，縛之，卒按律上詳。棄市之日，婦與僧神色揚揚自若，首雖隕地，身猶僵立不僕，腔中絕無滴血；群見有小人二自腔出，彷彿僧與婦狀，冉冉上升。生亦目睹。忿然曰：「豈有修成劍術而為此壞法亂紀之事乎！」擲劍向空，二小人隨劍俱墮，身首異處，倏忽入地而沒，旋即屍僕血流。生歸，向女縷述其故。女歎曰：「君作事亦太孟浪，胡再不謀？此乃師伯伽勒之及門。師伯以異類證正果，所授弟子，往往煉魔入道，以鳴奇幻。今君殺之，彼必報復，竊恐君非其敵也。吾將求之姊氏，解君之危。」言訖，聳身入雲，不知所往。生後亦無他異。